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六〇・史部・詔令奏議類

荆川先生右編四十卷（卷二十五至卷四十）

〔明〕唐順之輯 劉日寧補

一

右編補十卷（卷一至卷二）

〔明〕姚文蔚輯

五五七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二十五

夷二

西論元昊僭命上宋仁宗

韓琦

論斬西夏之使上仁宗

富弼

乞嚴邊城實關內上仁宗

范仲淹

論夏賊未宜進討上仁宗

范仲淹

論攻攻守二策

范仲淹

議築城據險上仁宗

范仲淹

議分兵迭出上仁宗

范仲淹

存編

八目錄卷二十五

論廟筭三事上仁宗

歐陽脩

論邊機軍政所擬十事上仁宗

張亢

論仲淹答元昊書上仁宗

孫沔

論待西使不可太過上仁宗

富弼

論廷議元昊通和事上仁宗

歐陽脩

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伴

歐陽脩

上仁宗

論西賊議和利害上仁宗

歐陽脩

論元昊請和不可許而大可防

范仲淹

上仁宗

范仲淹

論元昊所上誓書上仁宗

富弼

論契丹請絕元昊進貢事

丁度

上仁宗

論契丹請絕元昊貢獻事

余靖

上仁宗

論早冊元昊上仁宗

余靖

論西北議和有大憂大利

韓琦

上仁宗

論西邊可攻四事上英宗

歐陽脩

乞留意邊事上英宗

司馬光

存編

八目錄卷二十五

答詔問西事上哲宗

范純仁

答詔問西事上哲宗

呂大防

論禦戎之要上哲宗

范育

論計瀘夷調兵之害上仁宗

文彥博

論擒鬼章上哲宗

蘇軾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

蘇軾

上哲宗

請勦文州夷上孝宗

范成大

荆川先生右編卷二十五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日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夷二

論元昊僭命

韓琦

宋仁宗寶元元年右司諫韓琦上奏

臣伏聞元昊狂謀僭命朝貢不脩輕犯天謀人神共忿陛下雖寬詒厚澤姑務懷柔其如逆狀已然必爲邊患今獻策陳事者大抵不過欲朝廷選擇將帥訓

右編

八卷之二十五

言

習士卒脩利戈甲營葺城隍廣蓄資糧以待黠羌之可勝此乃安邊扞寇之切務也然而凡人之慮皆能及之臣切謂此特外憂而已雖漢唐全盛之際豈能使四夷常自竄伏而保不爲盜哉若乃綱紀不立忠佞不分賞罰不明號令不信浮費靡節橫賜無常務宴安之逸游縱宮庭之奢靡受女謁之干請容近昵之僥倖此臣所謂內患也且四夷內窺中國必觀釁而後動故外憂之起必始內患臣今爲陛下計莫若先治內患以去外憂內患既平外憂自息譬若木之有本未有本固而枝葉不盛者也臣欲望陛下深惟

祖宗所謂內患者盡革而去之則陛下威德遠暢外夷高視於漢唐之上元昊小醜孰能爲國家之患哉如外憂已兆內患更滋臣恐國家之慮非只元昊一凶而已臣切爲陛下憂之臣猥備諫員不敢俯默言涉任直惟陛下憐其納忠貸其萬死

論斬西夏之使

富弼

宋仁宗寶元二年直集賢院富弼上

伏聞元昊遣使全提虜庭部伍甚雄辭禮俱元觀其勇悍難制強辨自高若非使者請行卽是元昊選差取其籌畫推爲腹心必謂不敢加誅得以恣行疆暴

左編

八卷之二十五

言

以能揣敵情爲有智以不辱君命爲得賢我若察其所叛之謀知其所求之意存之則元昊遂其志誅之則元昊喪其魄所宜始至之日盡斬都市事出不意乖其本謀卽時宣聞遂行削奪或命將致討或發兵衛邊上則可以示大邦不測之威下則可以杜小人好亂之漸豈不遠哉戎人心憚而失圖戰士必爲之增氣而反遠從境上召至都下資其貿易得以雍容重敝遣還優辭慰恤意者豈非異其回心易慮而伏義向化乎夫朝廷結以恩信幾四十載尚無懷感之意終至反常之禍豈茲姑息遂可悛移且以放還謂

之懷柔邪則元昊悖逆之性何懷柔之肯馴謂之矜
怒耶則元昊僭竊之罪何矜怒之可忍謂之他計率
無可觀只是執事者巽懦自居優游不斷殺之恐其
急擊囚之恐其有辭遂至放還優示寬貸向若未能
加戮只宜境上交回使其不測淺深猶可謂之良策
召而復遣理有何長乃是大國之謀悉為小戎所料
遂其所以能揣敵情之智成其所以不辱君命之賢
況當時調發正當輦運相屬道路雜沓民口沸騰使
之往來盡得聞見謀事若此取侮之道也臣嘗觀前
史見隗囂遣將高峻據高平光武使寇恂往降之峻
右編 卷之二十一 三十四
曰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立斬之峻即日降諸將
曰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曰文者峻之腹心今者辭
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
腹是以降耳又唐太宗初即位突厥入寇直至涇州
突厥之腹心執矢思力入朝為覲自張形勢云百
萬之兵今且至矣乃請反命帝謂之曰我先戮爾蕭
瑀封德彝請禮遣之帝曰不然今若放還當謂我懼
遂縛思力囚於門下勒兵欲戰突厥懼遂請和伏惟
陛下觀寇恂唐太宗之所為復思今日元昊殊不悔
過則當誅其來使果是邪非邪機會一失不可復得

臣深念此痛惜萬萬也若事皆此類禍未可知
乞嚴邊城實關內 范仲淹
仁宗康定元年陝西都轉運使范仲淹上
臣聞兵家之用在先觀虛實之勢實則避之虛則攻
之今緣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二三
分若吳賊知我虛實必先脅邊城不出戰則深入乘
關中之虛小城可破大城可圍或東阻潼關隔兩川
貢賦沿邊懦將不能堅守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為今
之計莫若且嚴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
乘西則邠州鳳翔為環慶儀渭之聲援北則同州河
中府阬鄜延之要害東則陝府華州據黃河潼關之
險中則永興為都會之府各須屯兵三二萬人若寇
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復命
五路修攻取之備張其軍聲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
無所施牛羊之貨無所售二三年間彼自困弱待其
衆心離叛自有間隙則行天討此朝廷之上策也又
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切計之恐未可以輕舉也
太宗朝以宿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歲月終未收復
緣大軍之行糧車甲乘動彌百里虜騎輕捷邀擊前
後乘風揚沙一日數戰進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

得飲沙漠無所獲此所以無功而有患也況今承平歲久中原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保難制之勝臣以謂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則唐漢之時能拓疆萬里者蓋當時授任與今不同既委之以兵又與之賦稅而不求速効故養猛士延謀客日練月計以待其隙進不俟朝廷之命退不關右司之責觀變乘勝如李牧之守邊可以善破虜矣惟陛下深計而緩圖之

論夏賊未宜進討

范仲淹

仁宗慶曆元年仲淹爲陝西經略使上

有緒

天宋之五

六 三百七十六

臣聞昨賊界投來山遇嘗在西界掌兵言其精兵纔及八萬餘皆老弱不任戰鬪始賊衆深入蓋爲官軍以分地自守既不能獨禦賊鋒又不能併力掩殺彼得其便繼爲邊患在虜劫生口牛羊亦不曾追奪故安然往來如蹈無人之境今延州東路合隄防之處已令朱吉與東路巡檢駐軍延安寨其西路亦委王信張建侯狄青黃世寧在保安軍每日訓練及令西路巡檢爲政在德青寨張宗武在政縣密令分布兵馬候賊奔衝放令入界會合掩擊令數路並入且併衆力禦敵或破得一處即便邀擊別路其環慶路已

有緒

天宋之二五

七 四百七十五

遣通判馬端往報總管司令一如鄜延路設備如此則可以乘勝而破賊也今須令正月內起兵則軍馬糧草動踰萬計入山川險阻之地塞外雨雪暴露糧不使賊乘之所傷必衆况鄜延路已有會合次第不患賊先至也賊界春暖則馬瘦人饒其勢則易制及可擾其耕種之務縱出師無大獲亦不至有它虞自劉平陷沒之後脩城壘運兵甲積糧草移士馬大爲攻守全勝之策非爲小利而動如重兵輕舉萬一有失將何繼之則必關朝廷安危之憂非止邊患之謂也苟自今賊至不擊是臣之罪也兵法曰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勝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不勝可也臣昨於九月末至鄜延路便遣葛懷敏朱觀入界掩襲族帳蓋與今來時月不同非前勇而後怯今若承順朝旨不能持重王師爲後大患雖加重責不足以謝天下苟俟春暖舉兵尤未爲失策且元昊稔惡以來欲自尊大必被奸人所誤謂國家太平日久不知戰鬪之事又謂邊城無備所向必破所以恣桀慢之心侵擾不已今邊鄙漸飾度其已失本望況已下敕招攜族帳首領臣亦遣人探問其情欲通朝廷柔遠之意使其不僭中國之號而脩時貢之禮亦可俯從

今廊延是舊日進貢之路蕃漢之人頗相接近願朝廷廣天地包荒之量存此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賊至則擊但不行討伐容臣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如先行攻掠恐未能擒其聚落如白豹之功官軍既退戎類復居狼心重報增其怨毒邊患愈滋無時敢暇若天兵屢動不立大功必爲夷狄所輕臣又近召張亢到延州熟議亦稱願與戎人相見於界上臣所以乞存此一路者一則懼春初盛寒士氣愈怯二則恐隔絕情意偃兵末期若施臣之鄙計恐是乎定之一端苟歲月無效遂舉重兵取綏宥二州擇其要害而舉之屯田營田作持久之計如此則橫山一帶蕃漢人戶去吳賊相遠懼漢兵威逼可以招降或卽奔竄則是去西賊之一臂拓疆制寇無輕舉之失也

論攻守二策

范仲淹

范仲淹又改知慶州上攻守二策

臣竊觀西事以來每議攻守未見適中或曰必行進討以期平定臣謂諸路進討則兵分將寡氣不全盛絕漠風沙迷失南北饋運輜重動有抄掠賊之巢穴隔阻河外非奇將不能襲至若寇邊常併兵來擾一

路每有朝旨令入界牽制其如將帥方略非有素定茫然輕進不知所圖但求虛弱之處以剽竊爲功既不能太振兵威又不能少分賊勢此進討牽制之無效也或曰宜用守策來則禦之去則勿逐臣觀今之守邊多非土兵不樂久戍又無營田必須逮饋久戍則軍情危殆遠饋則民力將竭歲月綿久恐生他患此守禦之末策也臣荷國重寄曾無寸勞夙夜營營思有所補而才疎迂昧終無發明今採邊人而成末議固不敢謂其可用亦不敢望其必行在朝廷以衆議參之擇其可否如無所取乞賜寢罷今具下項攻守之議依聖旨指揮交付梁適齋回赴闕

議築城據險

范仲淹

臣謂進討未利則又何攻臣聞見延安之西慶川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豹後橋三寨五延州慶州經過道路使兵勢不安策應迂遠自來雖從攻取無招降之意據守之謀漢兵纔回邊患如舊臣謂西賊更有大舉朝廷必令牽制則可攻之地其在此可用步兵三萬騎兵五千軍行入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強者賞害老幼婦人者斬拒者併力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逃遁

臣等謹
奏

左編

卷之二十五

四十三

張

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為城寨以据其地俟城寨堅牢當留土兵以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范全趙明以安撫之必嚴其戒曰賊大至則明斥堠召援兵堅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田以助之如此則分彼賊勢振此兵威通得延慶路軍馬易為應援所用主兵官員使臣勇夫敢死者居其前可用策應者居其次使臣中可當一隊者參於前隊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寨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錢五十四億三冬三夏大破諸羌又觀唐馬燧引戰車行則帶甲兵止則為營陣或寨險以過奔衝臣以此路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二十兩銀縮錢二十萬以賞有功將吏及歸降蕃部並就糴芻粟亦稍足用其環州之西鎮戎之東復有胡蘆泉一營蕃部與明珠滅藏相接阻環州鎮戎經過道路明珠滅藏之居北接戎疆多懷觀望又延州南安去故綏州四十里在銀夏川口今延州兵馬東渡黃河北入嵐石却西渡黃河倒來麟府策應蓋以故綏州一帶賊界阻斷經過道路如此取下一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為據守之策比之朝去暮還此稍為便

議分兵迭出

范仲淹

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戰唯橫山一帶蕃部東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餘里人馬精勁慣習戰鬪與漢界相附每大舉入寇必為前鋒故西戎以山界蕃部為強兵漢家以山界屬戶及弓箭手為善戰以此觀之各以邊人為強理固明矣所以秦漢駢逐西戎必先得山界之城彼既遠遁然後以河為限寇不深入倘元昊歸欵則請假和策以待之如未順通或順而翻覆則有可攻之策非窮兵黷武角勝於絕漠之外臣等常計陝西四路之兵數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故每歲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舉動歲歲設備常如寇至不知賊人之謀果出何路賊界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點集并攻一路故犬羊之衆動號十餘萬人以我分散之兵拒彼專一之勢眾寡不敵遂及於敗且彼為客當勞而我為主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計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等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為三軍以新定陣法訓練歲餘候其精

右編

卷之二十五

十一

言

勇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互掠于橫山降者納質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郿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不與大戰不越旬日彼自困弊勢將潰歸則我環慶之軍復出焉彼若再圖點集來拒王師則又有涇原之師乘間而入使賊奔命不暇部落愁怨則我兵勢自振如宥州綏州金湯白豹折臺等寨皆可就而城之其山界蕃部去元昊且遠求援不及又我以堅城據之以精兵臨之彼既樂其土復逼以威必須歸附以圖安全三五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

右編

卷之十五

十一 三百七十三

師破楚之策也元昊若失橫山之勢可斷其右臂矣矧漢唐之舊疆豈今日之生事也

論廟筭三事

宋仁宗時上

歐陽脩

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爲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爲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

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爲之戎狄侵邊自古爲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重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爲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少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餉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吾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

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爲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慢書已上逾年而不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師多禮而不殺此其兇謀所畜皆非倉卒者也柰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爲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闢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矣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

本編

卷之二十五

十四

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爲彊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彊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一舉而滅者然秦漢尤強其所難攻者今元昊之地是也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到郿攻守之計未知所得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爲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

右編

卷之二十五

十五

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拾克細碎既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爲而不困困而不起爲盜者須水旱耳外爲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克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既不足爲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効故爲長久之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爲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達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爲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脩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脩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

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關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汴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戌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耳今宜浚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

右編

八卷之二十五

十六百七

且紆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爲尙當爲之况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尙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人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鄆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維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

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津今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爲輕車人輦而通之募置通兵爲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速輸京師復從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理入于

右編

八卷之二十一

十七百七

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輪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畫財利者易爲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榷酒與茶征關市而筭舟車尙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爲者民作而輸官者已

勞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
之上尚多是人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爲也况歷視
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
過爲代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克國攻西羌議者爭
欲出擊而克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遣
詔罷兵而治屯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理
田不爲易也猶勉爲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疆
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爭戰而不暇然用棗祗
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
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
方編 卷之二十五 十八四十七

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克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
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
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士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
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
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以夫役重而逃爾久廢
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
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
克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其家
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爲患
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

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爲盜其尤可患者京
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令三
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二人爲游手凡十八九州以
上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相糜耗而重困
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
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爲之田官優其
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
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
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買于北者皆出京
西若官爲買之不難得也又宜重爲法以困所爲私

牛之客者使不容於民而樂爲官耕凡民之已有牛
者使自耕則牛無不足而官市者不多且鄉民本農
也籍而爲兵遂棄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
之田畝使不得羣游而飲博以爲父兄之患此民所
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歲任耕廢田一頃使四五
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
矣京西之地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
水路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
三日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
刻細民爲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欲爲法而抑奪之

然不能也蓋爲國者興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擁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共之然後流通而不滯然而爲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爲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於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伍也今爲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

右編

卷之二十五

二十四百七

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爲便有司旣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羣商而散之先爲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爲國資錢幣耳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壤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蕃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爲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

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爲多也今爲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爲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又今商賈之難以術制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則求利薄則止不可以號令召也故每要有司變法利既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適得獨賣其積貨尚安肯勉趨薄利而求售故變法而刻利者適足使小商不來而爲大商實積貨也今必欲以術制商

右編

卷之二十五

二十四百七

宜盡括居積之物官爲賣而還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商以利爲生一歲不營利則有遑遑之憂彼必不能守積錢而閑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其不得不從莫若痛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鹽者禁益密則胃法愈多而刑繁若乃縣官自爲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爲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捍賊利則出而擾之凡

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谷與錢通其漕運不
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
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
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論邊機軍政所疑十事

張亢

仁宗慶曆元年鄜延路經略使張亢

更定

臣伏以太平日久人不知兵元昊反逆以來民力凋
弊而邊機軍政措置未得其宜今帳陳臣之所疑者
十事臣切謂王師每出不利豈非節制不立號令不
明訓練不至器械不精或中賊之詭計或自我之貪

右編

八卷之下五

二十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功或左右前後自不相救或進退出入未知其便或
兵多而不能用或兵少而不能避或為持權者之所
逼或因懦將之所牽或人馬困饑而不能奮或山川
阻險而不能通此皆將不知兵之弊也未聞深究致
之由而處置之雖徒益兵馬亦未見必勝之理臣
之疑者一也去春賊至延州諸路發援兵而河東
秦鳳各踰千里涇原環慶不下十程去秋賊出鎮戎
又遠自鄜延發兵且千里遠鬪豈能施勇如賊已退
乃是空勞師徒異時更冠別路必又如此不戰而自
弊臣之所疑者二也今鄜延副總管許懷德兼環慶

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後兼鄜延其涇原秦鳳總
管等亦兼隣路雖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
五程直路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州又遠于此若一
處有事自此發兵赴援而山路險惡人馬已困欲責
其功何可得也臣所疑者三也四路軍馬各不下五
六萬朝廷盡力供億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
十萬人亦不見成功之效且兵無節制一弊也無奇
正二弊也無應援三弊也主將不一四弊也分兵勢
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
益於事臣所疑者四也古之教習須三年然後功成

右編

八卷之二五

二十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今之用兵已三年將帥之中孰賢孰愚攻守之術孰
得孰失累年敗衄而居邊要者未知有何謀設更數
年或未罷兵國用民力何以克堪若因之以饑饉加
之以師旅安危之策未知何如臣之所疑者五也今
言邊事者甚眾朝廷或即奏可使定奪以聞或劄下
逐處或不令下司前條方遂施行後令復即衝改胥
吏有抄錄之勞官員無看詳之暇邊方軍政一無定
制臣所疑者六也夏竦陳執中皆朝廷大臣凡有邊
事皆付之不疑今但主文書守詔令每有宣命則翻
錄行下如諸處申稟則令候朝廷指揮如此則何必

以大臣主事臣所疑者七也前河北用兵減冗以省費今陝西日以增員且如制置青白鹽使副招撫蕃落使臣第十餘員所占兵士千餘人請給歲約數萬緡復有都大提舉馬鋪器甲之類又諸州一例招到新兵克敵制勝保捷廣銳宣毅等指堦久未教閱但費軍廩無益邊備臣所疑者八也國家易財用以贍軍士有手藝者管兵之官每一指揮抽占三人一如延州諸將不出即有兵二萬餘五千守城之外其餘正兵萬五千若有事宜三日內不能團集况四十里外便是賊境一有奔衝緩急何以支梧臣所疑者九

石編

八卷之二十五

二十四百廿

也陝西教習鄉兵共十餘萬人其中無賴之輩名挂尺籍心薄田夫夫豈無姦盜雜於其中苟無措置他日爲患不細臣所疑者十也乞暫許臣赴闕面陳利害如臣在率不可用即行降黜

論仲淹答元昊書

孫 沔

仁宗慶曆元年右正言孫沔上

臣伏自前月以來聞中外言昊賊使高延德持書至延州有歸伏朝廷之意范仲淹以書諭之令去僭號方可納款仍聞大臣頗有異議或言忠義可賞者或言專命可戮者此數人皆平斷天下事何是非智識

其相遠悖如是又臣察上言者多相矛盾竊思衆論紛撓以致惑亂視聽臣朝夕思之未知孰得今偶有所見揣昊賊情偽之計原邊臣得失之謀其理有三敢悉陳之萬一上合聖聰亦愚人之極慮也一者以西陲蕃戶久來質鬻羊馬藥物歲數百萬至於米鹽飲食皆資於內地自昊賊背逆片二年謹察邊防禁絕交易彼又驅率鬪戰殺害父子量其蕃族怨望者衆矣今忽來歸順者蓋知中國必未納其姦謀將給其族類必曰我爲爾請和通其有無朝廷未允耳此將以激怒其衆使爲邊患也二者近聞昊賊入寇涇

石編

八卷之二十五

二十五百八

原騎十餘萬此亦慮我知其盡銳離於巢穴而以別路攻其不備故使延德僞來貢款而緩我鄜延一路之兵也三者范仲淹夙負時望多士歸慕今處邊任得將士心軍民受賜夷狄所聞故昊賊未測其才謀因用延德爲反間以謀撓我師使疑而退黜之賊得其計矣臣又謂仲淹移書有利無害者三焉一者賊請歸疑以我不許爲激衆之謀今仲淹答而許之則賊之策不得行此亦我權其利也二者賊以計緩我鄜延一路入攻之兵則我本無深討之策雖其詐來之意於邊境之慮亦無害也三者賊謀撓我師而仲淹

卷之二十一
其專命或言其可斬者若有姦謀深利此言使賊知之因致悖慢之言偽爲交結之意起市虎拾塵之說設並馬草具之事冀朝廷疑仲淹而明比有被害者之姦謀之大則受誅滅之罪小則必寘逐其身使國家一朝失賢三軍無帥去邊地之長城開賊眾之此實可憂之甚者也臣又見前歲王德用被罪黜本其事發之因亦由臣寮以識記之言形貌之肖章奏交上何止於三使曾參被殺人之名而不得自明也蓋德用至公之節得軍中之情有總統之望有編
爲遠人所知驟獲憂疑忽然廢棄使邊鄙無大將而朝廷終不敢起德用豈非吳賊以密謀挾邪而中害良善也今仲淹盡誠許國立義忘軀獨處遠徼不顧危亡求之品流罕有倫擬在陛下聖哲推其本心令得盡節則天下之幸也臣恐吳賊卽設姦計復答其書矯陷仲淹暗合臣說則望陛下念之以辯其詐使賢材不爲賊所欺逐則夷狄亡滅可立俟矣或曰蕃寇小醜安有遠圖臣對曰預備則無患過慮則少失若吳賊實欲歸欵料之雖過於事無損卽如前歲賊使六十餘人峨冠變服托以貢奉宣言偕稱之意時

宰執謀議固無異術但下詔削奪遣還而惟知制誥吳育上言以聖朝太平既久兵戰不習乞且因而撫之然後備邊練將以議攻取爲便當日柄臣皆謂其法今二年連陷將帥覆沒兵衆豈復可以小寇待之然欲行吳育之策而未能也況中淹以書移賊自是聞外事宜若吳賊因而歸順亦國家軍事之利於朝廷有何累哉今韓琦督戰無功敗軍殺將尚不欲黜削恐傷國體況仲淹以計策或有得失且於事未有大過豈宜輒加其罪諒陛下神機聖斷盡在策中不待言而後知也臣與琦仲淹皆故舊深知今論事之
臣必盡公言央安危之計非愛憎之心也伏望陛下萬機之暇乙夜詳覽幸甚
論待西使不可太過 富弼
臣近者切聞吳賊遣其僞六宅使賀從勉齋書到關欲議通好事頗秘密臣不知審實但外人傳說吳賊來書未肯稱臣別圖位號兼臣昨在西京閒居養疾切見傳宣下河西一路州軍排備祗候西使次第甚盛又聞逐州通判就驛相看置酒管領臣甚憂事體太過必恐下面難爲處置有失中國制馭夷狄之術